本版责编：宋攀
美编：张雨萌
电话：010-58302828-6884
E-mail:songpanzheng@163.com
医师报
2016 年 8 月 18 日

逝者

# 缅怀一代名医吴蔚然教授

8 月 8 日，我国著名医学家、杰出的外科专家、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，走过了 96 个春秋后离开了他奋斗多年的中央保健工作岗位。8 月 14 日，吴蔚然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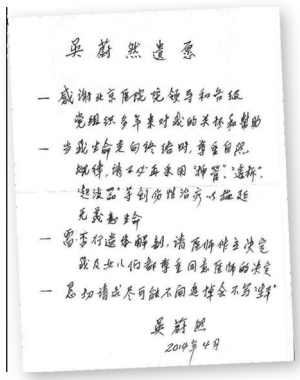
吴蔚然教授早在 2014 年 4 月就写下遗愿，提出“当我生命走向终结时，尊重自然规律，请不必再采用插管、透析、起搏器等创伤性治疗以拖延无意义生命。需否行遗体解剖，请医师做主决定，并恳请尽可能不开追悼会，不写生平。”

据悉，吴蔚然教授作为原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，中央保健委员会第一、二、三届专家组副组长，在周总理病重期间，他曾守护到最后一刻。1984 年 10 月 1 日，他与邓小平同志同乘一辆检阅车出席国庆阅兵式。上世纪 60 年代末，他曾为毛主席做过手术……

吴蔚然的 3 个女儿及晚辈在《送别爸爸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您常说，对于一个医生，病人二字代表的不仅仅是病，更重要的是人。他们或者身居高位，或者是平民百姓，或富有，或贫困，或强大，或弱小，但在您心里，这种区别无关紧要。您不仅为患者医好身体的病痛，更给了他们以同等至高的尊重，使每一位患者感受到人生的尊严。”

吴蔚然同志永垂不朽！

（邢远翔 李晶）


吴蔚然遗愿

一 感谢北京医院党领导和各级党组织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和帮助

二 当我生命走向终结时，尊重自然规律，请不必再采用“插管”、“透析”、“起搏器”等创伤性治疗以拖延无意义生命

三 需否行遗体解剖，请医师作主决定，我及此人间新事由医医师的决定

四 恳切请求尽可能不开追悼会不写生平

吴蔚然

2014年4月

吴蔚然教授遗愿

## 谦和做人 严格做事

▲ 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栾文民

吴院长离我们而去了，他和蔼可亲的面孔好像就在我的眼前。

我在 1982 年出国留学之前，一直做颌面外科的工作，常到其它手术间看一看其它科室的手术，以便学习。特别是遇到吴院长做手术，我一定去看。

吴院长在手术台上，总是一改平时和蔼可亲的面孔，变得非常严肃。他对术中的解剖结构都用英文，伸手要器械也是用英文，有时器械护士几次递的器械不对，他会发脾气，把器械扔掉，大家都很紧张。但是手术完成后，他又恢复了笑容可掬的面孔，和手术护士有说有笑，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。我听说有一次，一个年轻大夫给患者消毒、铺巾，违反了无菌原则，吴院长把治疗巾扔在地上，让年轻医生重来，非常尴尬。手术是关系到患者生死的大事，患者命悬一线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严肃和严厉是必须的。现在个别医生在手术台上谈和手术无关的事，甚至谈笑风生，应该反思。

有一次，得知吴院长要做一例颈动脉瘤的手术，我很兴奋，因为我在北医进修时，见我的老师做过，手术风险很大，碰破血管会造成大出血，压迫颈动脉窦血压会突然下降，都有生命危险，非常险恶。我的老师手术时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非常紧张，手术从上午做到下午。看吴院长做，大开眼界，他手很灵巧，解剖层次清晰，操作轻柔、准确、果断。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。使我非常敬佩！

我出国探亲前，到病房去看望他，去了三次他都在睡觉，不便打扰。第四次才见到他。他半卧在床上，消瘦了很多，话也不多，我临走时，他冲我微笑了一下，叫了一声我的名字：文民，并微微点了一下头。我连忙说，吴院长您多保重！多保重！我向他深鞠了一躬。出了病房后，感到非常难过，意识到这可能是见吴院长的最后一面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在想，我年轻时，吴院长叫我栾大夫，后来叫我老栾，今天叫我文民……心中一阵酸楚。

吴院长您安息吧！

吴蔚然与邓小平在一起

## 一声“吴大夫”

▲ 北京医院皮肤科 吴意平

我是 1987 年来到北京医院工作的。二十九年前的吴院长比我们现在的年龄也大不了许多，正是承担大量重要工作的年龄，记得当他见到刚来参加工作的我，便问了我的名字，认识了以后每次见了我都叫我“吴大夫”。

当时我刚毕业，同事之间打招呼都很随便，吴院长对我的称呼最正式也对我的心灵最震撼，虽然“大夫”这个称呼在我后来多年工作中被同事和患者或许叫过成百上千次，但这个如此平凡的职业称谓，当时在我看来其实是包含了吴院长那一代医生对自己的同事，无论年资高低的尊重和信任，它激励着一个年轻医生意识到自己的职业，自己的责任和职业的光荣。吴院长就是这样用简单朴实，沉稳亲切的为人和身体力行为每一位医生树立榜样，这种榜样不仅仅是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尊重他人。

吴蔚然院长千古。

## 为患方介绍病情的三个角度

▲ 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 顾新

无论是专业技术、医者仁心，还是君子风范，吴院长都堪称楷模。

在一次保健工作会议上，吴院长向我们介绍如何向患者及家属介绍病情，并帮助他们理智地选择治疗方案。他说，外科手术是有效的，但也是有风险的治疗手段，应该理解患者及家属的担忧，不能简单地宣读一遍可能的并发症获得签字了事。吴院长说，他一贯的做法是以三种不同的角度将问题说清说透。首先是医生的角色，作为详细向患者介绍疾病诊断、治疗方案选择及其预后转归；其次从家属的角度看问题，告诉家属假如患者是自己的至爱亲朋，他的选择与考虑；最后从患者的切身感受，他会对患者说如果自己患病将如何决策。

吴院长告诉我们，经过这样三个层次的谈话沟通，患者和家属几乎都能够很好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。吴院长告诫我们，不要轻易地责怪患者和家属的不配合，要反思自己是否工作做到位，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认识问题。

吴院长，我们会传承您的精神！我们永远怀念您！（吴蔚然教授事迹参见 8 月 12 日医师报微信：DAYI2006）

## 精神丰碑

▲ 北京医院普通外科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心 韦军民

与老师工作相处 20 年，与其说学到些知识、技术，还不如说是更多的学了老师如何做人。想起老师思绪万千，一起度过的日子历历在目。

### 尊师楷模

我在协和医院的研究生导师曾宪九教授，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家，也是吴院长的老师，虽然他早年已调入北京医院工作，但丝毫不减少他对老师的尊重和关心。记得 1985 年，曾宪九教授病重住院，我们几个研究生轮班看护老师，亲眼看到吴院长是多么的关心老师，他不但对治疗方案仔细核查，各个细微环节都一一安排，更令人感动是，曾老师病情危重的几个星期，他虽然工作十分繁忙，但看望老师每日两次，几乎从不间断。在曾老师神智不清的时候，他有时在病床前坐一会儿，摸摸老师的手，然后默默离去。曾老师去世后，他一直挂念和关心师母葛秦生教授，即便师母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也是如此。大约 3 年多前，有一次他告诉我，“我去看葛大夫了，她谁都不认识了，但我叫她，她认识我”，一些小事，足见吴院长对老师的深切情感。这种尊师感恩的美德是现代社会应大力弘扬的。

### 低调生活

因工作的关系，我曾多次陪同吴院长到全国各地会诊、开会和讲学。他那么大的专家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曾经的中央委员，又那么大年纪，出行理应得到关照，但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。大约 10 年前，他已 85 岁高龄，我陪他到广州开会，办会方要给他买头等舱，他坚决不肯，说他身体可以，坐经济舱完全可以，途中还能和我说会儿话。住酒店给他安排了较好的房间，便于他会客和休息，他一再说不应该，还埋怨我没把事情办好，说太浪费，住一晚上有张床、能洗澡就行了。而现在有些所谓大专家，讲条件、耍大牌，出去讲学、开会，没有头等舱不去，非高级酒店不住，相比之下不汗颜吗？他出差从不让别人帮拿行李，甚至怕麻烦别人匆匆快走。和他相处多年，我深深地感觉到：他总怕给别人添麻烦，但给别人办事他却全心全意、乐此不疲。

20 多年来，有幸能经常得到吴院长的言传身教，获益良多，而这也必将让我受惠终生。

敬爱的老师，您永远是我做人、做事的榜样！您永远在我心中！